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

靈通

賈雨村風塵懷

秀閨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

地步

自首荒唐妙

荒唐細諳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

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常言

荒唐也

無稽也

總應十二釵

補天濟世勿認真用

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

照應副十二釵

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

合週天之數

剩了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的剩了一塊未

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話

煅煉後性

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

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學也

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

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峰下坐于
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僊玄幻
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
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
富貴極但自恨粗蠢豈敢豈敢不得已竟有人問口生於何處其無心肝可咲可恨之便口吐人言向那僧
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適聞二位
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
蠢性却豈敢豈敢稍通况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
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
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
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
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

昔子房後謁黃石
公惟見一石子房
當時恨不能隨此
石去余亦恨不能
隨此石而去也聊
供閱者一笑

石頂已

卷

一

五

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
好事多魔八箇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
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到
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里聽得進這
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
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
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
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
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煅煉過尚與人踮脚不學
者又當如何妙佛法亦須償還况世人之償乎近之賴債者
而已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待劫終之
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
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明點幻字好幻術將一塊大

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

扇墜奇詭險怪之文有如髯蘇石鐘赤壁用幻處自愧之語妙極今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大小的小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

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須

得在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

後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伏長安大都伏榮國府之族

花柳伏大觀園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

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

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

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

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入飄然而去竟不知投

奔何方何舍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幾劫因有

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

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
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
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
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書之本旨

枉入紅塵若許年

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

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

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

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

新筆墨據余說卻大有考證

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

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
件無朝代年紀可考先駁得妙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
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將世人欲駁之腐言預先代人駁盡妙不過幾箇異樣的
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
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荅道
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所以答的好今我師竟假
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
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
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
於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
者甚少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訕
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先批其大端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

事則實事然亦叙
得有間架有曲折
有順逆有映帶有
隱有見有正有閏
以至草蛇灰線空
谷傳聲一擊兩鳴
明修棧道暗度陳

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
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
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
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
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
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
丑然且奴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
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
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
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
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
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

倉雲龍霧雨兩山不
對峙烘雲托月背
面傳粉千皺萬染
諸奇書中之秘法
亦不復少余亦于
逐回中搜剔剗剖
明白注釋以待高
明再批示誤謬

開卷一篇立意真
打破歷來小說窠
臼閱其筆則是莊
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

不豈詩
卷一
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
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
總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貸尋愁之事那
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
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
讀只愿他們當那醉餘飽卧之時或避世去愁
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此壽命筋力就比那
謀虛逐妄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
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
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
小玉等共通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
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

道人答曰不獨破愁醒盹且有大益

本名

這空空道

余代空空

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注

一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亦斷不可少要緊句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

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

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

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

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要緊句淫邀艷約私訂偷

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

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

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

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

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

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
然後開卷至此這一
篇楔子又係誰撰足
見作者之筆法獨化
之甚後文如一片脂
不少是書何本處用
亦這大決是作者人
畫家烟雲模糊處觀
者萬不可被作者瞞
蔽了去方是巨眼

能解者方有辛酸
之淚哭成此書王
午除夕書未成芹
為淚盡而逝余嘗
哭芹淚亦待盡每
意覓青埂峯再問
石兄余不遇獼頭
和尚何悵悵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出則既
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
陷東南這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
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
外有個十里街街口失云勢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
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
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
因風俗來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源不凡
深望族了只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
為望族了只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
哭芹淚亦待盡每為望族了只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
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余不遇獼頭和尚何悵悵

此是第一首標

撥瀾窮溝洫為鶴齋麝臈齋繡繡極至無可如何始結此木石因果以洩胸中悒鬱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語不咲能留人此之

神仙一流

所謂美中不足也

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

膝下無兒

熱日無多

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

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

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

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是方從青埂峯袖石而來也接得無痕且行且談只聽道人

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

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

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

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

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

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

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

不豈言
卷一

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

妙所謂三生石上旧精魂也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點紅字玉字二單點

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

玉字二

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

得換人形僅修成箇女體終日遊于離恨天外

飲食

飢則食密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

之名奇甚出身履歷更奇甚寫黛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妙極恩怨不清西方尚如此況世

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衷便鬱結着一

之人乎趣甚警甚

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總悔輕舉妄動之意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

又出一警幻皆大關鍵處

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

情未償趁此到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

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

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知眼泪還債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說得出

也償還得過他了觀者至此請掩卷思想歷來小說中可曾有此句千古風流

冤家來賠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

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聞之奇文不及一人者蓋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

來風月事故更加鎖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

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

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

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

不曾將兒女真情發洩一千人這一人入世其

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

那道人道趁此你我何不去下世度脫幾個

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

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

千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

此丁亥春

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

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得力處在

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
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
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
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
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僊笑
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
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
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
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

武備字屈死或穆英雄癩死賢少悽段孝不盡泥多步草芥悉家國難多事鞠容騷大殊其糗其遷將薨則輅賑澁灑與躍闕數者則得諱餽後還

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

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

後面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隱屈之至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

邊可思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疊用真假有無字妙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又見妙極若記得便是俗筆了奶姆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不豎言
卷一

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

中闔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

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

萬境都如夢境看也

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

此門是幻像

霍談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

奇怪所謂情僧也

英蓮那僧便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

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

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

捨我罷士隱不奈煩便抱着女兒撒身進去那

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

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雪漸漸

生不

遇時遇又非偶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

前後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後是諱知者

伏後

佛以世謂劫凡三十年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

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

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

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妙妙說畢二人一去

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

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

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

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

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

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

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

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

又夾寫士隱實是翰林文苑非守錢虜也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一回

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

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

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

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

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

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

報嚴老爺來拜士隱忙的起身謝罪道恕誑駕

之罪畧坐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

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

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

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

最好笑便是與說憶想這妖又翻翻這耳聽聽蕭蕭纖纖絃拂紫鵲字這是雨村目中又不與後之人相似

原來是一個丫嬛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

八字足矣

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

今古窮酸色心最重

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嬛擷了花方欲走

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窮貧然

生得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

是莽操遺容

權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

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縑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

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

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係此

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

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

今古窮酸皆會替女婦心中取中自己

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

不與詩
卷一
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
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
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雨村自便
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
畢及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
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
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
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
言一律云

之意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趙甯隸詩起庸中總隸收函相趣縛祗肅穆日所嘆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關鍵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
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表過黛玉則緊接上宝釵前用二玉合傳今用二宝合傳自是書中正眼

釵於奩內待時飛

m k m m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
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
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
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
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
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
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

寫雨村豁達氣象不俗

不與言
卷一
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
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罌起來當時街坊上家
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
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
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是將發之機
奸雄
心事不覺露出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
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
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
莫作升斗之斗看可咲
四字新而含蓄最廣若必指明則又落套
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寫士隱如此豪爽又全無一些粘皮帶骨之氣相愧殺近之讀書假道學矣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是目今行囊路費一
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可能到者士
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
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
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
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
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尔不枉兄
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
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
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
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寫雨村真是個英雄

不與言
卷一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

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

是宿酒

至神京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

又週到如此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

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

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

寫雨村真令人爽快

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了真

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佳節矣因士隱

妙禍起也此因事而命名

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

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

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

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就

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
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箇
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
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
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
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療
病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
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
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多土俗人風大抵也因劫數于是
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
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
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熄去也不知燒

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糧奪食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攜了妻子與兩個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

所以大槩之人情如是風俗如是也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
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
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_{此等人何}
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
忿悲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露出
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在街
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
狂落脫蓆屣鶉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
道你滿口說什麼
只聽見些好了好了
那道人家笑道
你若果聽見好了
二字還算你明白
可知世上萬般
好便是了了便
是好若不了便
不好若要好
湏是了了我這
歌兒便名好了
歌士隱本是有
宿慧的一聞此
言心中早已徹
悟因笑道且住
待我將你這好
了歌解註出來
何如道人笑道
你解你解士隱
乃說

道

寧榮未有之先

枯楊

寧榮既敗之後
蛛絲

結滿雕梁

瀟湘館紫芸軒

寶釵湘雲一千人

說什麼脂正濃

黛玉晴雯一千人

熙鳳一千人

頭粉

送堆白骨

今宵紅燈帳底卧鴛鴦

甄玉賈玉一千
正嘆

金滿箱銀滿箱
展眼乞丐

正嘆

他

人命不長
那知自己歸

訓有方

保

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

望
流
落

在

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致

扛
昨

怜

破
袄
寒

今嫌紫蟒長

你方唱

罷

我登場

反認他鄉是故

荒唐到

頭

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

人聽了

住雖舊句用于此妥極是極

指掌

笑道

解得

切解得

切士

苟能如此便能了得

隱便笑

一聲

走罷

將道

人肩

上搭

連搶

了過

來

背着

竟不

回家

同了

瘋道

人飄

飄而

去當

下烘

動街

坊衆

人當

作一

件新

文傳

說封

氏聞

得此

信哭

個死

去活

來只

得與

父親

商議

遣人

各處

訪尋

那討

音信

無奈

何少

不得

依靠

着他

父母

度日

幸而

身邊

還有

兩個

舊日

的丫

嬛伏

侍主

僕三

人日

夜做

些個

針線

發賣

帮着

父親

用度

那封

肅雖

然日

日報

怨也

無可

奈何

了這

日那

甄家

的大

丫嬛

在門

前買

線忽

聽得

街上

喝道

之聲

衆人

都說

新太

爺到

任丫

嬛于

是隱

在門

所謂乱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是也

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雨村別來
大轎內無恙否可賀可賀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丫嬛
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是無兒女之情見過
的故有夫人之分于是一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
正該歇穩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
亂嚷說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
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頭
記

卷
一